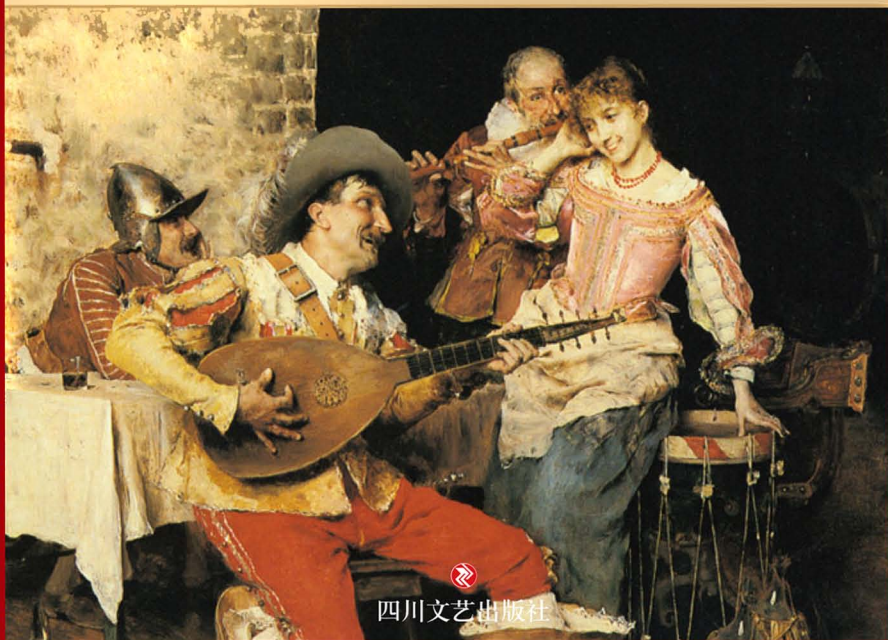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特雷庇姑娘

[德] 保尔·海泽 著 杨武能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特雷庇姑娘

保尔·海泽中短篇小说集

[德] 保尔·海泽 著 杨武能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雷庇姑娘: 保尔·海泽中短篇小说集 / (德) 保尔·海泽著; 杨武能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11-4577-3

I. ①特… II. ①保… 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近代
IV. 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1432号

TELEIBI GUNJANG

特雷庇姑娘

保尔·海泽中短篇小说集

[德] 保尔·海泽 著
杨武能 译

责任编辑 邓 敏 王筠竹
封面设计 叶 茂
封面绘图 [意] 费德里科·安德烈奥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77-3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特雷庇姑娘

保尔·海泽中短篇小说集

反常，但不偶然

——从保尔·海泽的成败得失说开去（代译序）

保尔·海泽（Paul Heyse, 1830—1914）是德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乃至欧洲曾享有“慕尼黑诗人之王”（Der Münchener Dichturfürst）的美誉。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是“颂扬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和世界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家，在长期创作生涯中所显示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艺术才能”。在德国文学史上，保尔·海泽的名字应该将是很难抹去的。

然而，在今天的德国，保尔·海泽却几乎被遗忘了，一般人，甚至包括不少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国家曾出过这样一位大作家，更不用说读他的作品。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但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罕见。本文仅以海泽为例，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保尔·海泽多才多产，一身兼为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写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作品异常丰富，计有：长篇小说九部，中短篇小说一百八十余篇，戏剧近七十出，此外还有大量的抒情诗和政治诗，以及相当多的文艺论文、回忆录、日记和与其他作家如冯塔纳、凯勒、施托姆的文学通信等。不仅如此，海泽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翻译过西班牙和法国的诗歌，意大利的民歌、童话、喜剧和小说，以及马基雅弗利、阿里奥斯托和莎士比亚等一系列重要外国作家的作品，其译著不仅深得时人好评，而且至今仍有价值。最后，在1871至1903年的三十二

年间，他编选出版了《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宝库》和《新编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三套选本加在一起多达六十二卷，可以说集德国和世界短篇小说之大成，其贡献与功绩，也不可低估。

在德国文学史著作中，保尔·海泽的名字通常总与所谓“慕尼黑作家集团”联系在一起，创作被认为体现了这个集团的美学观点。一般地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慕尼黑，与该集团成员特别是它的精神领袖盖贝尔关系密切，思想和创作自然不免受其影响。

“慕尼黑作家集团”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其思想倾向和美学观点乃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悲观失望和逃避现实的反映；加之慕尼黑当时还是个行会手工业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落后的城市，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该集团成员中的小市民气也比较重。盖贝尔个人的政治态度更加保守，1848年以前即反对进行革命，热衷于鼓吹中世纪的君主制。在美学观点上，他主张“纯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反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更鄙视革命前后产生的政治诗歌。所以，慕尼黑的作家们当时大多倾向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海泽的创作，特别是晚期的创作，的确反映重大题材的极少，也存在过于讲求形式美的毛病和较浓厚的小市民气，这些无疑都与盖贝尔等的影响和保守的环境有关。

不过，海泽作为思想敏锐的天才，早年受过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熏陶，艺术上向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政治上坚持民主主义的信念，与盖贝尔等又有着显著的差别。他早期的成功创作，与慕尼黑其他作家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作为一个多才而多产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和不同时期的成就参差不齐，所有作品在他生前虽然都得到推崇，其真正价值和生命

力却很不一致。

海泽写过大量抒情诗，早年创作受浪漫主义诗人艾辛多夫的影响，其后转而师承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形式和风格都多所借鉴，加上他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作品也曾传诵一时，被布拉姆斯和舒曼等一百多位著名作曲家谱过曲。可是，海泽的抒情诗缺少独创性，因此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今天看来价值已远不如他所完成的外国诗歌的翻译。

海泽的戏剧创作同样对德国古典戏剧以及奥地利大戏剧家格里尔帕策的创作亦步亦趋，个性模糊，加之又多以古代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法国等异域题材为内容，在六十多部剧作中涉及德国现实生活的仅《汉斯·朗格》和《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等两三部，整个说来意义也不大。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保尔·海泽基本上遵循青年德意志派的古茨柯夫和施毕尔哈根的路子，但却没有达到前者的哲理深度和后者政治尖锐性，成就也很一般，九部长篇小说里仅《世界的孩子们》（1872）和《众峰之上》（1895）这两部较有价值。前一部揭露教会的伪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塑造了一个被视为“现代达尔丢夫”的伪君子典型；后一部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学，鞭挞了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

以上几种体裁，保尔·海泽都未能创作出具有长远影响和巨大价值的杰作，其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一，形式和风格方面因袭多，创新少；二，内容和题材脱离现实，缺乏社会意义。

在保尔·海泽数量巨大的创作中，只有Novelle这种体裁成就突出，一些优秀代表作在德国和世界上都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在今天更是他唯一还保持着生命力的作品。

Novelle一词源出意大利语，本来指的是结构严谨、篇幅比较短小、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为内容的散文体小说，如薄伽丘的《十日

谈》里的那些故事。18世纪末，Novelle这种体裁连同其名称一起由歌德等人引进德语文学，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德语文学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学方式。

在保尔·海泽创作的年代，德国的Novelle正好发展到了最高峰，真可谓名家辈出。这样，他不但可以向歌德、霍夫曼、克莱斯特、蒂克等前辈借鉴、学习，更可以与同时代的凯勒、施托姆、迈耶尔等取长补短。他长期与凯勒、施托姆通信，进行创作问题的探讨、切磋。通过对于Novelle这种体裁的认真研究、深入思考，保尔·海泽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在1871年出版的《德语中短篇小说宝库》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对自己的理解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提出了有关Novelle创作著名的“猎鹰理论”。

德语的Novelle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作家的笔下写法屡经变迁，风格各式各样，但仍然保持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篇幅方面，一般为三万字左右，但长可达十万言，短可到几千字，因此译成中篇小说有时也不尽恰当。在内容方面，按照歌德和同时代的施雷格尔兄弟的意见，德语的Novelle（下面我们姑且译作中短篇小说）的内容应该是“奇异的”（merkwürdig）、“罕见的”（seltsam）、“独特的”（einzigartig）和“闻所未闻的”（unerhört），等等。保尔·海泽继承了歌德和施雷格尔这些主张，并以《十日谈》中第五日的第九个故事为例，对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在《十日谈》的每一个故事前，都有一段梗概全篇的开场白，第五日第九个故事前的开场白为：“费德里戈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了丰厚的陪嫁。”保尔·海泽就以这一开场白为例，阐明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要求每一位作者都经常向自己提

出问题：

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他成千上万篇故事
的独特之点在哪里？

在实际创作中，保尔·海泽显然实践了自己的“猎鹰理论”。他虽然也向歌德等前辈借鉴、学习，与同时代的凯勒等取长补短，从自薄伽丘以来的外国中短篇小说大师如梅里美、莫泊桑以及屠格涅夫等的创作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但更重视的，却是自己发挥独创精神，努力地培养自己的“鹰”。因此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一些代表作，立意构思都那么新颖别致，谋篇布局都那么匠心独运。渐渐地，保尔·海泽便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风格：他既不同于典雅、宁静的歌德，更不同于神秘、诡谲的霍夫曼，也与深刻、细腻的凯勒和凄清、柔美的施托姆大异其趣，而是明朗、和谐、优美。整个说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同时又富于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每一篇较优秀的作品都自有引人入胜和出人意表之处，也就是说都有他自己的“鹰”。

在德语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保尔·海泽称得上独树一帜，占有着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享有“中短篇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之称的凯勒，认为海泽在Novelle这一体裁内“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冯塔纳，称赞他是自己时代“最富于创造力的天才”；19世纪丹麦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则把他的中短篇小说成就与霍夫曼和梅里美相提并论；1910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也特别强调他是“世界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家”。

保尔·海泽不同体裁创作的成功与失败，再次给人一个启示：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有无创造性关系非常重大。他要求每篇作品都

得有自己的“鹰”的主张，应该讲不仅仅适用于中短篇小说，也适用于其他文学样式。他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因为有自己的“鹰”，有独创性，所以取得了成功；反之，其他体裁却失败了。

上述有关艺术独创性的分析，说明了保尔·海泽不同体裁创作的成败原因，可是还没能完全解释本文一开头指出的那个反常现象，即像海泽这么一位生前享有盛名的大作家，死后何以竟遭到人们的忽视和冷落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海泽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大背景下，从他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总倾向中寻找。下面我们就以海泽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中短篇小说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就内容而论，海泽中短篇小说的题材不论是古代的或是现实的，不论是写意大利的或是写德国的，无一例外地都力求发掘出人性中的善和美。因此他最常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纯真的爱情（如《犍妹子》）和无私的友谊（如《台伯河畔》），有时还歌颂舍己助人（如《死湖情澜》）和杀身成仁（如《安德雷亚·德尔莱》）这一类的壮举。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心地纯善、气质高尚、独立不羁、热爱自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正面形象。在海泽塑造的正面人物中，显得多而突出的是妇女。

保尔·海泽笔下的妇女，优点往往还不仅是一般作者所描写的美丽、温柔、善良，而是或独立不羁如《犍妹子》中的劳蕾拉，或敢作敢为如《特雷庇姑娘》中的费妮婕，或聪明贤惠、忍辱负重如《失去了的儿子》中的海伦娜夫人。这样一些妇女，她们在生活中不再是男子的附属品，而是生活的主宰者。尤其是海泽作品中的意大利妇女形象，更为人称道。凯勒在1859年11月3日写给他的信中说：“您在这些意大利少女身上，塑造出了一种具有古代人的纯朴和真挚热情的光辉典型，赋予了这些单纯的自然肌体以热烈绚丽的

色彩，从而产生出了特殊的魅力。”

此外，海泽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不少还来自下层。海泽之所以常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妇女和下层人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因为他认识到人性中的善和美多存在于他们身上。在一篇题名为《比萨的寡妇》（1865）的小说里，保尔·海泽明确地宣称：“我从来不能塑造一个身上没有某些可爱之处的主人公，尤其是从来不能塑造一个女性形象，自己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爱上她的……有足够的人宁肯写丑恶的东西，让各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言下之意，他不屑于表现丑恶的东西，更不用提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评了。所以就不奇怪，他的小说虽也触及人性的恶的一面，诸如剥削阶级的伪善、自私、贪婪、残忍和凌弱谄强等等，但都最多只是做轻描淡写的讽刺，用以充当他所宣扬的美与善的陪衬而已。由于同样的原因，海泽小说中出现的恶人坏人，诸如警察局的密探、妖艳堕落的贵妇、为富不仁的商贾以及教皇和他身边的教士等，多半都只像漫画人物似的粗粗几笔勾勒了出来，仅仅起着衬托正面典型的作用。

保尔·海泽创作中这种重在追求善与美的倾向，固然是他坚持欧洲资产阶级古典文学人道主义传统的表现，与他早年受歌德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有关，一般地讲并非什么大缺点，但却暴露出了他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只存在理解的片面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19世纪后半期自由资本主义已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资产阶级道德沦丧，大城市“恶之花”蔓生滋长，在这种情势下，以暴露、批判生活中丑恶现象为特征的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蓬勃兴起，同时反映人性扭曲和异化的各种现代主义相继行世，顺应了对世界和人生感到厌倦失望的人们的心理需要；反之，一味追求美和善的海泽，便失去了现实的立足之地，堕入了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难怪19世纪80年代

以后，在与自然主义者的争论中，他会被人攻击为“因袭传统者”（Epigone），“已经过时”等等。就这样，保尔·海泽渐渐地被人忽视和遗忘了。对于一位名重一时和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说，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并不偶然，原因在于保尔·海泽所坚持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理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泽的创作已经完全失去价值。他那追求善和美的理想，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确实像是过时了，但对未来的时代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就未必没有吸引力。1980年，在保尔·海泽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德国的慕尼黑等地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一些他的作品的新选本。在我国，他以歌颂纯真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犍妹子》《安妮娜》和《特雷庇姑娘》由笔者介绍过来以后，也得到读书界的喜爱，一个包括他主要代表作的中短篇小说选问世后也不断地重印。我们在读他的小说时，诚然不会像读与他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那样心灵受到剧烈震撼，获得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深刻认识，但却可以得到情操的陶冶和艺术的享受。而从保尔·海泽的生平与创作、成功与失败以及生前死后的不同际遇中，作家们更可吸取经验，获得启示。

CONTENTS

目录

羣妹子·····	1
特雷庇姑娘·····	19
台伯河畔·····	55
安德雷亚·德尔莱·····	113
安妮娜·····	191
红胡子·····	225
死湖情澜·····	255
失去了的儿子·····	310
克莱奥帕特拉·····	350

犍妹子

太阳还没有升起。维苏威山^①上弥漫着一片灰色的浓雾。雾朝着那不勒斯方向延伸，沿岸一带的城镇都被笼罩住了。海静静躺着。但在索伦多镇陡峭的岩岸下，在狭窄的海湾的沙滩上，渔夫和他们的妻子已经开始活动。他们挽着粗大的缆绳，把在海上打了一夜鱼的船和网拖回岸边来。还有一些人在收拾小船，整理风帆，或者把桨和桅杆从巨大的洞窟里搬出来。这些洞深挖在岩壁里，装着栅门，是渔民们夜间存放船具的地方。看不见一个闲人；就连那些不能再出海的老头儿，也加入了拖网的长长的行列。这儿那儿的平屋顶上，站着一些个老婆婆，要么纺线，要么照看孙儿，好让女儿去帮助丈夫干活儿。

“瞧见啦，蕾切拉？咱们的神父先生在那儿。”一个老婆婆对她身边摆弄纺锤的十岁小姑娘说，“他正在上船。他让安东尼送他上卡普里去。圣母玛利亚啊，瞧他老人家简直还没睡醒哩！”她边说边举起手来，对下面船上一位矮小和气的神父打招呼。神父正撩起黑袍子来细心地铺在木凳上，然后坐定。岸边的其他人也停下工作，看这位不住向左右两边和蔼地点头的神父离去。

“他干吗一定得去卡普里呢，奶奶？”女孩问，“是那儿没有神父，要向咱们借吗？”

“别发傻，”老婆婆说，“他们那儿有的是，他们有一座顶美丽的教堂，还有一位咱们没有的隐士。只不过那里有位高贵的太太，她在索伦多住过多年，并且得了重病，家里人几次都以为她熬不过夜

^① 意大利著名火山，在那不勒斯市附近。

了，每次都请神父去为她做临终祷告。可瞧，这时童贞圣母帮助了她，她又变得结实起来，又好每天在海里洗澡啦。后来，她从这儿搬去卡普里，临走时送了一大堆钱给教堂和穷人。据人讲，她让神父答应了常去看她，听她忏悔。不然哪，她是不肯走的。真奇怪，她就这么信赖他。咱们真运气，有他这个神父。他跟个大主教似的有能耐，大人老爷们都来请教他。愿圣母与他同在！”一边说，她边向就要离岸的小船挥手。

“咱们会碰上晴天吗，我的儿子？”矮小的神父问，同时担心地向那不勒斯方向眺望。

“太阳还没出来，”小伙子回答，“这点儿雾它是会驱散的。”

“那就开船吧，我们好在天热之前赶到。”

安东尼抓起长桨，正想把船撑开，但突然又停下来，眼睛望着从索伦多镇下港湾来的那条陡峻的小路的高处。

那儿出现了一个少女苗条的身影，正匆匆走下石阶，边走边摇动手绢。她腕子上挎个小包，衣着相当简朴。然而，她高傲地简直可以说桀骜不驯地昂着头，黑色的辫子盘在额上，就像戴着一顶王冠。

“还等什么？”神父问。

“有人朝船走来了，大概也想上卡普里。要是您允许的话，神父——船不会慢下来的，她只是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子。”

说话间，姑娘已从围绕着小路的墙后转了出来。

“劳蕾拉？”神父问，“她上卡普里干什么？”

安东尼耸耸肩。姑娘急步来到跟前，眼睛望着前方。

“你好啊，犟妹子！”年轻船夫中有几个喊道。看来他们还要说些什么，要不是神父在面前，使他们怀着敬畏的话。姑娘对待他们问候的态度，很叫他们不开心。

“你好，劳蕾拉。”这时神父也大声问，“过得怎么样？想搭船去卡普里吗？”

“要是您允许，神父！”

“问安东尼吧，他是船主。每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主人，而上帝，是我们大家的主宰。”

“给你半卡尔令^①，”劳蕾拉对青年船夫正眼不瞧地说，“要是够我做船钱。”

“你留下自己用更好。”小伙子嘟囔着，把几篓橘子推顺，腾出一个座位来。他准备把橘子运到卡普里去卖，那边岛上遍地岩石，长的橘子满足不了众多游客的需要。

“我可不自搭你的船。”姑娘黑色的眉毛一扬，回答道。

“来吧，孩子。”神父说，“他是个好青年，不想靠你这可怜的一点钱发财。喽，上来呀。”他把手伸给她，“就坐在我旁边。瞧，他把自己的衣服给你垫上啦，让你坐得软和一些。对我他可没这么好。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照顾一个年轻姑娘，比照顾十个教士还周到哪。得了，得了，安东尼，别道歉啦，这是我们上帝的安排，人以群分嘛。”

这当儿，劳蕾拉已上了船，坐下来。但坐下之前，她一声不吭地把那件上衣推到了边上。安东尼也让它摆着，只在牙齿缝里嘀咕了几句。随后，他猛一撑岸，小船便飞快地射向海湾。

“你那包里头装些什么？”神父问。这时候，他们行驶在刚刚被第一抹霞光照亮的海面上。

“丝、线和一块面包，神父。丝准备卖给卡普里一位太太织带子，线卖给另一位。”

“你自己纺的吗？”

“是的，大人。”

“要是我记得不错，你也学过织带子。”

^① 意大利古币名。

“是的，大人。只是母亲的病更重了，我离不开家，要自己买架织机又没钱。”

“更重了！唉，唉！我复活节来你家，她还坐得起来嘛。”

“春天一向是她最难熬的季节。自打那几场大风暴和地震，她就痛得起不来床啦。”

“别少祈祷和请求啊，我的孩子。求童贞圣母代你母亲说情。你要诚实而勤劳，她才会听你的祈祷。”

停了一停，他又道：“当你走到海边来的时候，人家对你喊：‘你好，鞑妹子！’他们为什么这样叫你啊？对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可不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温顺谦卑才是。”

姑娘棕色的脸庞通红，两眼闪闪发光。

“他们讽刺我，因为我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跳舞、唱歌、喜欢讲话。他们就让人家自己走自己的路嘛，我又没有碍着谁。”

“可你也该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呀。跳舞和唱歌，尽可让生活轻松的人去唱，去跳。但说话和气，对一个苦闷的人也是应该的。”

她低下了头，双眉蹙得更紧，好似要在眉毛底下，藏起她那对黑色的眼睛。他们默默地航行了一会儿。这时，辉煌的太阳已升起在群山山顶上，维苏威山的峰尖高高耸出云端，而山脚一带仍雾气环绕。索伦多平原上的房舍，在一座座绿色橘园的掩映中，闪着白光。

“那位画家，那个想娶你的那不勒斯人，他再没有消息了吗？”神父问。

姑娘摇摇头。

“他那次来画你的像，你为什么拒绝他呢？”

“他画这干吗？比我好看的女孩子有的是。而且——谁知他要拿去做什么。母亲说，他会用它对我施魔法，戕害我的灵魂，甚至弄死我的。”

“别信这些罪过。”神父严肃地道，“你不是一直在主的手掌中